疼

这些天，腿一直疼，多年的老毛病了，遇到天冷，更是疼得厉害。

蹒跚着走进教室，强撑着站在讲台上，隐隐的腿疼有点让我站立不住，但我还是站着，相信站着看着他们早读，可能更有威信。

但眼光扫射处，有几个教室的“影子”在微睡着，一动不动。其余的人，也听不到多高的读书声。我的心开始隐隐痛起来。教了二十几年的书了，还第一次教到这样的初三，上课不认真听，下课就疯跑出去，回家作业不做，书不背，上课就打瞌睡，任你敲桌大吼，任你地动山摇，他依旧不理不睬，岿然不动。我开玩笑的说：我似乎教了个假初三。然后说这话的时候，内心的痛却在撕扯着我。

我想起了以往初三课堂上人声鼎沸的读书声

我似乎看到了以往学生抓紧点滴时间做作业的匆忙身影，

我仿佛听到了以往学生为自己没听懂的焦虑声

过去的件件往事浮现在眼前，而眼前——。

铃声唤醒了我，原来下课了。我问了一声，背的到的举手,稀稀疏疏的几只手。漠然的眼神，我走出教室，冷风一吹，我不经打了一个寒噤。我最怕这样冷的天气，冷风吹到身上，腿更加痛。我一蹶一拐的走进办公室，没有人注意你的问题。都匆匆忙忙，分秒必争的奔赴去自己的岗位，老师都是有责任心，有良心的人，他们都希望抓紧分分秒秒，多教一点内容，多守一会学生，都知道现在的学生，一旦不在自己监管之下，就会闹翻了天。

坐到办公桌前，用一件衣服搭在我的腿上（自从腿疼后，一直这样），开始了批改家作。阅读，不难。但越批心中的火一股一股升腾，似乎烧的心口一阵阵憋闷的疼。

这是A的，昨天才找他谈过话，让他把字写清楚，写工整，至少写来认得到，可满篇的鬼画桃符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我叹了一声，似乎感觉腿更不舒服了。“鬼天气，也不暖和点”。

这是B的，前不久还找他谈谈话的，告诉他“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，但我们应该做一件事就认真对待一件事”，语重心长的话，随风飘去，稀稀拉拉的几个字，文不对题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依旧如此。

这是C的，在现在这个班上成绩还马马虎虎的，可他自以为是，从不把学习放在心上，上课爱听不听，下课就往外面跑或者到处窜方位，影响别人，虽然背书背不到，但你只要守住他，就不会成问题，作业也不落下，只是正确率差点而已，所以他比较满足，认为学习嘛，不过如此，4道阅读题目总算有一道是对的，其实4道对他来说，稍微认真点都不会错，然而--------。

一本一本的批过去，没看到几本满意的。

心的隐痛一阵阵袭来。我不断的安慰自己到“分层教学，这样的班级就是这样，好的都到四班去了。我尽力而为吧”虽然自我在安慰，但内心的焦虑感却越来越沉重。

我想起了以前校长说的一句话，“现在每个家庭就一个孩子，他们承载了家庭的希望”，可望望眼前的学生，上课无精打采，下课自由游荡，回家不做啥，心中的痛感不断加重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他们有殷实的家境？可也有富不过三的现实，更何况这样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啊，班级五十几个人，就有三分之二是外来务工者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还辛苦的在厂里打拼，熬夜加班，早出晚归是常事，有些甚至还租住在狭小的房间里，凌乱的环境，拥挤的房屋，可他们，看不到父辈们的辛劳，也对这些无动于衷，却在该学习的年龄挥霍着青春，浪费着时间，你给他们讲道理，他们觉得你啰嗦，你对他们批评教育，他觉得你多管闲事，不敢打不敢骂，我们也只好听之任之。可做老师的责任，又见不惯这样的场景，于是良心与现实的拉锯战，如同一把锯子在心头反复拉扯，让人生疼。我被这样的矛盾折磨着，焦虑，烦躁又加重了内风湿病情的严重，于是，腿的疼痛一天天加重，终于连走路也不行了。

原来一走进教室，我凭自己一双犀利的双眼扫视一下，学生也就规规矩矩了，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，而如今，因为腿疼，只好常常坐在讲台上，远距离的看着他们，迷蒙的双眼，无力的朗读，左右的嬉戏，自身的疼痛也无暇去管他们这样了。可内心的焦虑之感却无法释怀，于是心中的隐痛时时提醒自己：我是老师，我要对他们负责，我要尽到一个老师的责任。可腿的疼痛却让我渐渐失去了耐心，我变得急躁，变得口不择言，变得甚至动起了手，虽然不久前湖南的师生惨案还在眼前清晰，但不让他们落下的着急却全然不顾了，也许今朝他会怨恨，但以后呢，懂事了呢，一定会理解我这个拖着病痛还在为他们上课的负责的老师。

身边走过几个嬉戏的学生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喊了声“老师好”，居然还有几个学生弯腰敬礼，幸好，还有这样懂事的学生。

于是乎，我继续拖着疼痛的双腿，行色匆匆的走在路上。